

叠石桥忆旧

□朱惠忠

上世纪50年代我出生在海门三星召良村,家宅离叠石桥仅二里多路。上小学时,且遇假日,我常常和邻里的小伙伴们三五成群地去叠石桥玩耍,或捞鱼摸蟹,或嬉戏打闹。

叠石桥地处海门和通州之间,有一条仅两米宽的界河。河上有一座石桥,供两岸居民互通,桥的东侧是海门的地界,跨过桥就是通州了。

在我的记忆中,叠石桥的东侧有一个理发店,一个小卖部(当时叫代销店);桥的西侧有一个自行车修理铺,四周便是广袤的田野和星罗棋布的民

房了。桥的两侧时有一些私人屠户摆放一两张临时肉台,出售猪羊肉,记得是猪肉七角五分一斤,羊肉五角钱一斤。

小时候,爷爷经常带我去桥边的理发店理发。理发匠姓薛,是我们同村人,当时已70高龄。他理发有一个特点,手推夹剪和理发剪交叉使用后,头差不多理好了,唯独头顶的一束头发留着不剪。待头部四周修饰完毕,最后用理发剪“咔嚓”一下把那束头发剪下,然后双手一拍:“好了!”当时我不解其意,后来问了爷爷才知,这是他师傅的传教:“留发、留发,剪不尽的头发”,是希望他的顾客接踵而至,生意延绵不绝。

待我理好发,爷爷必定要

到隔壁的代销店去买几块糖给我解馋,好像是一分钱一块糖,那花花绿绿的糖纸我是舍不得扔掉的,留着夹在书本里,积少成多,成为我童年时代唯一的一本画册。接着是爷爷理发。薛师傅给爷爷理发时,花的工夫可大啦。理完发以后,还要给他修面、掏耳朵。我一边吃着糖块,一边听他们闲聊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期,私人经商是禁止的,叠石桥附近一些大胆的村民,迫于生计,竟偷偷地干起了手工绣花的营生。开始是做些小裙子、枕套、猫盆之类的东西,在叠石桥两头摆摊出售,倒也有利可图。当年正是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,而这种小手工业正在“割尾巴”

之列。由于叠石桥介于两县之间,村民们钻了“两不管”的空子,东边有人来割,把“尾巴”甩到西边去,西边有人来割,把“尾巴”甩到东边去。

这游弋的尾巴始终没有割掉,以致“尾大不掉”。后来,适逢改革开放的年代,这条“尾巴”竟迅速地长大了。

叠石桥现在已是很具规模的家纺城了,其情景当然不消我细说。薛师傅虽然早已作古,但我觉得他的那把理发剪刀已留在了叠石桥。你瞧,做床上用品的不管规模大小,哪一家没有剪刀?在人们一剪一剪的“咔嚓”声中,我仿佛听到了薛师傅那把理发剪的余音。

微观



书有折痕

黄必胜

闲暇时光,温一本旧书。翻着翻着,看到某页上有一道清晰的折痕。也许是我在书房阅读,恰好朋友来访,于是折起书页,匆匆会客去了;也许是我坐在公交车上读得投入,而骤然响起的报站声却提醒着我,慌忙中折起书页,离座下车;或许是我躺在洒满阳光的草坪上读书,久之便有些犯困,索性折起书页,闭眼休憩片刻……

母亲常说我不爱惜书,并劝我改用书签,既美观,又方便。可是,一张小小的书签,来回地在书页中游走不定,书过不留痕,读过不留迹。而那亲切的折痕有如齿印,是我啃书的印记。时光流逝,我们留不住,但这些深浅不一的折痕,能让我们瞬间穿越。

茶语

王茹

是谁发现茶叶这个东西呢?一棵矮矮的树,揪下最嫩的叶,然后大锅里翻炒,就成了香气缭绕的茶。

曾在皖南地区的石台县呆上一年,四面环山的小城,晨起推窗映入眼帘的就是云雾缭绕的山。初起会恍惚,以为在梦境,眼前分明是一幅立体的水墨画。初春的早晨,踏着雾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走到街上,一阵阵茶香会扑面而来。早起的村民拎着他们自制的茶早就摆好摊位,一排排全是茶叶。我不买茶,却也喜日日凑到跟前抓起一些放在掌心里,深深地呼吸一口。

离开石台已有多多年,这个被绿色渲染、被茶香浸透的钟灵毓秀小城,却常常和我在梦里相会。春意绵绵的午后,一杯茶,一本书,仗剑走天涯,足矣!

精神备孕

冯海鹏

车子有备胎,以防不时之需,这是物质备胎。而人,也需要精神备胎。

宋朝《铁围山丛谈》中记录了一个故事:桂林有个叫韩生的,一次与人同行,借宿一家寺庙。那夜,月色如水,韩生提一竹篮拿一个葫芦瓢走到庭院里,虔诚地一瓢一瓢将月光舀进篮。同伴们讥笑他。韩生说:“今晚难得有如此好的月光,我担心以后的路程中风风雨雨再没有这月光,倘若如此,也可用此月光救急啊!”以后的事情谁能预料?几人行至某地,见到一座亭子很是雅致,便决定在此摆酒菜痛饮,怎奈到晚上却大风骤起,灯烛不燃,席上一片黑暗。韩生取出竹篮,用瓢从篮子里舀一下,往空中一掷,顿时,一片银白的月光在栋梁间闪亮!

这故事自然信不得,但却浪漫动人。掩卷沉思,韩生储存的月光其实就是精神备胎啊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

我帮亲戚找工作

□李波

老婆的一位亲戚领着他的老婆和女儿来请我帮她们找工作,还带来两只老母鸡、一纸箱草鸡蛋。我对这位亲戚实在不熟,可这位亲戚说他早就认识我,还一起喝过酒。

我,小百姓一个,怎能帮她们找工作?亲戚说农村太苦了,你们城里人消息广、头路多,只要肯帮忙,一定能找到工作。老婆也要我想想办法。不要说还有点亲情,就是看在这些鸡和蛋的份儿上,也应该帮忙啊。

我翻出了近几天的报纸,还真找到了几则招工广告。

一则是某大酒店要招礼仪小姐,月薪3000元。亲戚的女儿容貌姣好,学历、年龄、身高都符合要求。我拨了大酒店的电话,答复是还没招满,欢迎报名。

另几则广告,通过对比、分析选中了一家,某中学要招食堂厨师、勤杂工,厨师月薪2800元,勤杂工月薪1800元。亲戚说他老婆会做菜,能当厨

师。打电话一问,也没招满。我跟亲戚说,她做厨师,你去当勤杂工,一家人都在城里工作,相互也有个照应。亲戚连忙摇头,说他在粮贩子手下帮装卸,一天150块,管饭,天天有酒喝。

趁热打铁,便带她们去报名,人家一看就满意,当即就约定了上班时间。没想到事情办得这样顺利,亲戚千恩万谢,老婆夸我做了件大好事,我也很有成就感。

几天后,亲戚打来电话,说让女儿做礼仪小姐不放心,不如还在镇上私人服装厂上班,一个月能挣两三千块,还练了一门技术。问他老婆来不来,亲戚说他老婆原来也在服装厂上班,手脚虽然慢点,但每个月也能挣两千块;学校一天三顿要起早带晚做,多苦啊;再说还要租房子,家庭又照应不到,就不去了。

唉,我的这位亲戚,这不是折腾自己又顺带折腾人么?到底是在乡镇挣钱合算,还是进城挣钱合算,想明白了没有哇?

寻找手

□张正

我曾在电视台做过几年摄像记者。

有一回,我到一家茶园,拍摄一部有关茶文化的艺术片的画面。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,最后,只剩下手的特写没有拍——我用镜头在寻找一双手,一双在茶树上舞蹈的女性的手。

我拍摄过许许多多手的特写,有弹钢琴的手,有敲击电脑键盘的手,有板书时翘起兰花指的手……我期待中采茶女的手,也应该是细腻的、纤长的,动作柔和的。

但我失望了。我满怀希望地去看一位位采茶姑娘的手,没有发现一只手值得我聚焦。她们的手都是粗糙的、栗色



《飘香时节》甘庭俊

墙角

□章铜胜

读塞林格的小说,在《献给爱斯美的故事——怀着爱与凄楚》里看到一个西方的谜语:这面墙对那面墙说了什么?答案是,墙角见。很有意思,两堵墙体,或垂直,或平行,或远离,要是能相见,可不就是在墙角嘛。

这个谜语也让我很惆怅,墙与墙,或在墙角遇见,或是隔空相望,其实也像是芸芸众生中的人与人,有些人有缘相见、相知、相交的,而有些人注定会是永远地相忘于江湖。

墙角是个容易被人遗忘的角落,“瑟缩在墙角”多半是在孤单无助的语境下所说的一种状态,无论是人、或是动物、植物,沦落到蜷缩在墙角一隅,总会成为被人怜悯的对象。

凡事皆有例外。

墙角也可以是励志的。无端地想起王安石的《梅花》诗:“墙角数枝梅,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,为有暗香来。”墙角本不引人注目,不易为人所知,更不会被人赏识,而梅花毫不在乎,数枝素梅身居墙角之陋,寂寞中,依然会孤芳自开。墙角的那数枝素色梅花,就像身处改革困境中的王安石,依然能坚持自己的意志,坚守自己的信念,开放出了梅白如雪的暗

香浮动。

墙角也可以是温情的。去徽州看老房子,规模大一点的村落,村子里面的巷子是很窄的,高大的老房子与老房子之间只露出一线窄窄的天,走在村中的石板路上,心情也像坠入时光的深处,只有一线逼仄的明亮。

在一些村街转弯的地方,我看到了一些与众不同的墙角,墙基是直角的,稍微往上一段是一段圆形的墙角,再到更高的地方的墙角又恢复了直角。我问屋子的主人,墙角为什么要建成这样。主人说,这样的墙角叫做“转弯抹角”,是有讲究的。先人抬轿子,或是扛着大型的家具、农具在逼仄的村街中,转角时不容易通过。于是,建房时就想出了这样的方法,这样做既表示房子的地基为我所有,也方便了过往的行人。

那圆圆的墙角,仿佛是屋子主人那弯弯的笑脸,也像是主人抱拳拱起的弧形双手,对客笑脸相迎,礼让着过往的行人,在与方便的同时,也透出了古人的智慧和茫茫人世的一份温情。

只要转身,相向而行,在墙角,我们就可能遇见;我们可以与人以礼相让;我们也可以凌寒独自开出属于自己的芬芳。